

连载：你爱的是悉尼，不是我（四）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8_BF_9E_E8_BD_BD_EF_BC_9A_E4_c107_210242.htm 我和Jessie在电话里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。上次聊还是我搬到这个flat后大半个月的事呢。她问我搬家了也不向组织汇报一下，我说我以为我被组织抛弃了呢。哪能呢，这么出色的青年，组织上怎么能轻易丢下Leo同志。这话颇让我看到些希望，我看到一个仙女呼扇着两条水袖，敞开胸襟向我飘来，我伏在他软绵绵的胸口，身体一点也感觉不到高出不胜寒的意思。傍晚，我抄了一碗前一天剩的饭，加了两根香肠，又打进去一个鸡蛋。这就是我2001-2002的年夜饭。勉强把饭吃完我才发现碗里居然剩了有小半碗的油，顿时一阵恶心。强忍着才算没吐出来。洗完澡，刷完牙，又没有睡觉的意思。Edison还在那傻忽忽的冲着电脑乐呢，我叼了根Marlboro，做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离着脸一米远就是木板围的栅栏。我已经习惯天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，抽着烟，看着头顶上的一线天空，偶尔还能看出有几朵云彩。“你说别人都怎么过年的？”半晌没人答话，我回头一看Edison带着耳机还在那一个人傻乐呢。大约12点时他可能是熬不住了，告诉我3点时喊醒他，好给家里打个电话拜年。我在屋里转悠了一会，实在没事可干就开始上网。在网上贴过好多贴，不过这一个是回复最多的了。本打算是写个系列的，后来实在是没那个毅力和时间，结果就留下这么一篇开篇也算是结尾。爸，妈，我在悉尼。明天就是农历三十了，在这里遥祝你们新年快乐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念叨这两句诗，别人

问是不是想家了，我总是说一点点（现在换成了a little bit）。其实，他们问的时候已经是排解了我寂寞与孤独，可问完了，这两者就接踵袭来我会不想吗？噎下一口还飘着冰块的材料，身上的肌肉抽搐了两下。现下，悉尼已经入秋了，国内过的却是春节。转眼已经来悉尼近三个月了，习惯了澳洲的生活，适应了这里的人、这里的事、这里的气候。却还是没有忘掉本有的习惯我走到一处，便能记住一处的味道。悉尼的味道很淡，所以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，可我却不时地闻到曾经闻到的气息，大学里从寝室窗外飘近来的气息；家乡小区里，走在树下流动的气息；万家灯火，炊烟袅袅的味道。爸，妈，我在这里，也曾闻到，但，这里不是我的家乡。曾经问过一个留学生华人最大的困难是不是进入主流社会，答案是：永远不要想，那不可能。我还在努力的尝试着，和他们搭讪，和他们一起踢球。澳洲人还是相当淳朴的。可就象你对一个略懂中文的外国人说“想家”或许他能明白，你说“思乡”他就不见得懂；说“我爱我的父母”他知道，可换成“膝前尽孝”他就丈二和尚摸不着什么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外国人。留学生是个光环，但光都是激发能量才产生的。这个光环是燃烧着留学生能量的光环。是金子总要发光，却没人说金矿石发光。那得炼，得磨啊。亲眼见过不到20岁的小姑娘，就为了不到10个dollar/h，洗碗洗得双手发白。还听说有3、4dollar/h的。这是大部分留学生，大部分人们没看到也没关心的留学生的经历。因为人们总看他们想看到的。而人们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不想让人看到的。但留学生也确实是大部分都上成功的。他们不是在别人面前掩饰出来的，他们不需要掩饰。一口在国人看来绝对流利的英语，一个在国

人看来既过硬又重要的学历，一身在国人看来十足的洋气。国人的眼中那光环已经锃亮了。留学生确实是大部分都具备素质的，异国完全陌生的、无所依靠的环境下，他们生存，并且不仅仅生存了下来。在森林里呆久了，文弱书生也会变成猎人。说的远了，不想被压力压垮就只有两种选择：双脚被压进泥土，扎成根；要么让压力滚着自己前进。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为习惯，贫穷落寞如此，自强向上亦如此。习惯了压力，也许它就变成了动力。爸，妈，我在悉尼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谨祝：新年快乐，马到功成！儿子敲完这几行字我觉得胸口一阵翻滚，转身跑进场所，抱着坐便就是一阵呕吐，稀忽忽的米饭和着我的胃酸在大年夜里漂浮在异乡的便池里。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我和Jessie在电话里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。上次聊还是我搬到这个flat后大半个月的事呢。她问我搬家了也不向组织汇报一下，我说我以为我被组织抛弃了呢。哪能呢，这么出色的青年，组织上怎么能轻易丢下Leo同志。这话颇让我看到些希望，我看到一个仙女呼扇着两条水袖，敞开胸襟向我飘来，我伏在他软绵绵的胸口，身体一点也感觉不到高出不胜寒的意思。傍晚，我抄了一碗前一天剩的饭，加了两根香肠，又打进去一个鸡蛋。这就是我2001-2002的年夜饭。勉强把饭吃完我才发现碗里居然剩了有小半碗的油，顿时一阵恶心。强忍着才算没吐出来。洗完澡，刷完牙，又没有睡觉的意思。Edison还在那傻忽忽的冲着电脑乐呢，我叼了根Marlboro，做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离着脸一米远就是木板围的栅栏。我已经习惯天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，抽着烟，看着头顶上的一线天空，偶尔还能看出有几

朵云彩。“你说别人都怎么过年的？”半晌没人答话，我回头一看Edison带着耳机还在那一个人傻乐呢。大约12点时他可能是熬不住了，告诉我3点时喊醒他，好给家里打个电话拜年。我在屋里转悠了一会，实在没事可干就开始上网。在网上贴过好多贴，不过这一个是回复最多的了。本打算是写个系列的，后来实在是没那个毅力和时间，结果就留下这么一篇开篇也算是结尾。爸，妈，我在悉尼。明天就是农历三十了，在这里遥祝你们新年快乐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念叨这两句诗，别人问是不是想家了，我总是说一点点（现在换成了a little bit）。其实，他们问的时候已经是排解了我寂寞与孤独，可问完了，这两者就接踵袭来我会不想吗？噎下一口还飘着冰块饮料，身上的肌肉抽搐了两下。现下，悉尼已经入秋了，国内过的却是春节。转眼已经来悉尼近三个月了，习惯了澳洲的生活，适应了这里的人、这里的事、这里的气候。却还是没有忘掉本有的习惯我走到一处，便能记住一处的味道。悉尼的味道很淡，所以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，可我却不时地闻到曾经闻到的气息，大学里从寝室窗外飘近来的气息；家乡小区里，走在树下流动的气息；万家灯火，炊烟袅袅的味道。爸，妈，我在这里，也曾闻到，但，这里不是我的家乡。曾经问过一个留学生华人最大的困难是不是进入主流社会，答案是：永远不要想，那不可能。我还在努力的尝试着，和他们搭讪，和他们一起踢球。澳洲人还是相当淳朴的。可就象你对一个略懂中文的外国人说“想家”或许他能明白，你说“思乡”他就不见得懂；说“我爱我的父母”他知道，可换成“膝前尽孝”他就丈二和尚摸不着什么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外国人

。留学生是个光环，但光都是激发能量才产生的。这个光环是燃烧着留学生能量的光环。是金子总要发光，却没人说金矿石发光。那得炼，得磨啊。亲眼见过不到20岁的小姑娘，就为了不到10个dollar/h，洗碗洗得双手发白。还听说有3、4dollar/h的。这是大部分留学生，大部分人们没看到也没关心的留学生的经历。因为人们总看他们想看到的。而人们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不想让人看到的。但留学生也确实是大部分都上成功的。他们不是在别人面前掩饰出来的，他们不需要掩饰。一口在国人看来绝对流利的英语，一个在国人看来既过硬又重要的学历，一身在国人看来十足的洋气。国人的眼中那光环已经锃亮了。留学生确实是大部分都具备素质的，异国完全陌生的、无所依靠的环境下，他们生存，并且不仅仅生存了下来。在森林里呆久了，文弱书生也会变成猎人。说的远了，不想被压力压垮就只有两种选择：双脚被压进泥土，扎成根；要么让压力滚着自己前进。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为习惯，贫穷落寞如此，自强向上亦如此。习惯了压力，也许它就变成了动力。爸，妈，我在悉尼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谨祝：新年快乐，马到功成！儿子敲完这几行字我觉得胸口一阵翻滚，转身跑进场所，抱着坐便就是一阵呕吐，稀忽忽的米饭和着我的胃酸在大年夜里漂浮在异乡的便池里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